



中醫理氣相法

陆锦川 编著

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

.2

中医望诊相法

陆锦川 编著

*

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出版

(北京西直门外北礼士路甲38号)

北京先锋印刷厂 印刷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mm1/32 印张4.32插图7

字数75.9千字 印数1—10000

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067-0392-0/R·0333

定价：2.40元

自序

忆昔尝读宋陈师道之《绝句》诗云：

书当快意读易尽，

客有可人期不来，

世事相违每若此，

好怀百岁几回开？

此言人生每多违愿事，而恨少遂心时，此人之所以皆求福不求祸也。

夫祈得福，祸其谁归？惟此有失，彼乃有得，是得失彼此，皆在人中移易。呜呼！人所共欲，亦所共恶，然所期若斯，而不期又复若斯，噫，亦可慨矣！

福寿，人之所欲得；未来，人之所欲知，此人世所以有相命之行矣。然相貌，人之所必有，福寿，人之非必有，以此而立相法，揣定祸福，嘘！吾亦为其难也。

轅岐古道之言相，耑視生身之本有，抑以血氣而言骨肉，骨肉而言臟腑，臟腑而言形相，形相而言精神，精神而言福壽，是諸質理，殆亦蓋然之論歟！然無蓋然，焉有必然？若無是理是道，又焉來是診是法？無此相診之法，又何以望診人之得失而定濟治？此岐黃所以淳淳于是也，蓋欲示人以繩墨矣。

夫医者，意也；经者，道也。惟颖于意而知行道者，是为得也。语云：良匠能与人以规矩，不能使人巧，余此书则惟示人以大法，不能使人通也，若必欲按图索骥，依言指人，则犹执一语以应万变，是有书不若无书也！有志于望诊相道者，其究心焉。

仿佛居士锦川陆流识于不息斋中

绪 论

中医望诊，在我国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，可望诊而曰相法，则不仅古今中医学界尚无人齿及，无人著述，就是当今学术界闻之，亦不免会嗤之以鼻，嗟为乖异。

相面！中医还会相面？这真是咄咄怪事！相面这玩意，不就是过去江湖术士们玩的那一套骗人术么？这怎么能与以辩证法为指导思想，科学实践为理论基础的中医学术去相提并论，且混为一谈呢？

是的，古来江湖星相之说，确是糊口的骗人术，可古医家因望诊之需，而实用的诊相法即用以辅助诊治而总结的相人术，却绝非信口雌黄，模棱两可，“十面埋伏”，随机应变的胡诌，而是

中医传统望诊学的一部分，而且是亟须探索的一部分。

翻开中医祖典——《黄帝内经》，便不难发现“岐黄”，即托名“歧伯”、“黄帝”的古医家们，不仅十分重视相法，且于相人一道，立论指说，内外上下，还颇为完备，颇为精到。这确实是一笔业已被中医学界遗忘或鄙弃的学术。倘能开拓出这一宗学术，或许还能挖出点什么先人心血，发现一宗传统学理的又一宝藏呢！

生活在二十世纪今天的人们，崇尚科学，反对迷信，排斥玄说，这本无可厚非。可科学，只不过人们已知领域中的，即主客观规律的某种创造或再现，而客观规律存在的无限性，人类求知欲的无穷性，终将促使人们去不断地探索未知世界，乃至“不科学”的未知世界。

人类，本身便是一个永远难以认识的谜。而人类生命与命运这一客观存在，其规律还远未被人们所认识。虽然，这一规律的涉及面会极广，但人们自身的主观存在因素，仍将是众多规律中的主导因素。人们为了探索这一因素与规律，先民们对此作出了几乎是数以千年的努力，并充分发挥了人类的种种想象与比譬，然而收效甚少，至今也还未能成就一门可以令人信服的学说。相学，便是其中的一种学说。

中医望诊相法，并非相学，然却是相学中的，具有相当辩证性与实践性的一门中医相人学。它和中医其他学理一样，尚有待于人们的证实与发挥，有待于科学与实践的不断检验与完善。本书便是抱着探索、整理、继承、提高、发扬好这门传统学理的愿望，而引释编纂的。

为此，本书的问世，不仅是中医望

诊学、望诊史上的一次革命，也许还是古来相命学中的一次革命；不仅是中医相法学的首次总结，还将是现代人生相运学中的一次现实而辩证性的探索。它将引起中医界及学术界的争议与否肯，是可以想见的。

望诊，本是中医临床诊治实践中的重要诊断形式，也是术贯中西，学贯中外的共通诊断形式。中医西医，尽管在基础学理上，两者存在相当距离，但就崇尚望诊这一点来看，在一定程度上则是一致的。中医四诊为：望、闻、问、切；西医四诊则为：望、扪、叩、听。它们都同列望诊为四诊之首，可见望诊在医学诊断法上是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。

望诊诊法，在医学诊断，甚至治疗上的作用，即其科学性与实用性，是毋庸置疑的。而中医望诊，更为数千年的临床医疗实践所证实。因此，中医学中

的望诊相法，其理说的实践性与辩证性，即其可信度，自然不能与古来星命学中曾流传的“麻衣神相”、“鬼谷”、“柳庄”等神相同日而语。虽然，这些相士之说，就某些内容来看，似乎也对《黄帝内经》中的医学相法理说，曾有过某些借鉴，但两者在相法的根本理说上，仍然是迥然不同的。

《中医望诊相法》，旨在祖述内经相法原旨，广搜博引，分门部白，经论大义，综言汇释，指陈契要，成中医相法体用之说九篇。学者但能合而观之，契而印之，观而证之，融而通之，自不难颖悟中医相学之玄奥，而成其千古相道学中之古技，从而肇开相术之新纪元。

今之中医人士，于望诊一道，不可谓不知，然进究于中医相法者，盖鲜。是书之出，发千古古法于未发，若医而

得之，抑直如猛虎之添翼。果能融而通之，证而用之，是必能鉴形知述，相面识隐，而相得益彰，其中医望诊之道，斯乃全备。

正值中医学乏人乏术之秋，《内经》相道古旨，更无人问津。余乃不揣孤陋，不避讥嫌，谦奉古经原旨成篇，或于医道人文之学，不无裨益，故乃立论如是。学界通儒，医林硕学，还有以教我否？

目 录

自 序.....	(1)
绪 论.....	(1)
示阴阳五人论篇第一.....	(1)
示五行五人论篇第二.....	(23)
示气血盛衰论篇第三.....	(45)
示面相寿夭论篇第四.....	(54)
示身相善恶论篇第五.....	(75)
示脏腑安危论篇第六.....	(87)
示勇怯耐痛论篇第七.....	(99)
示气色晦明论篇第八.....	(102)
示年忌四时论篇第九.....	(113)
后 记.....	(121)

示阴阳五人论篇第一

阴阳，道也。贯彻三才万有，事理物情，故学莫能逾，法莫能外矣。

一阴一阳之谓道。《易·系辞》：

按古之为道，三坟相因。三坟者何？曰：《伏羲易经》、《黄帝内经》、《神农本经》也。古者医易一脉，理法一贯，故中医本祖易道而则阴阳，是以《黄帝内经》，所以以阴阳为医道之指归云。

黄帝曰：阴阳者，天地之道也，万物之纲纪，变化之父母，生杀之本始，神明之府也。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

既医道本诸阴阳，则诊治之道，则望诊相法，自亦莫能外矣。而人之形神，外相之神色形态，内相之喜怒善恶，乃至人之时运之穷通寿夭，盛衰病安，自亦莫能外也。故曰“天地之道”，“变化之父母”、“神明之府也”。

《内经》于人之形相，亦别阴阳，阳人阴人，一极两仪也。殆两仪而四象，始肇分之曰：阴中有阴，阳中有阳；阳中有阴，阴中有阳也。是以阴之阴者，名曰“重阴”；而阳之阳者，命曰“重阳”。阴阳各具形相，故

重阳之人，其神易动，其气易往也。《灵枢·行针篇》

“重阳”，阳之阳也。“神”，“气”，皆阳也。阳主动而阴主静，故阳人之神气“易动”，“易往”也。又

重阳之人，焯焯高高，言语善疾，举足善高，心肺之藏气有余，阳气滑盛而扬，故神动而气先行。《灵枢·行针篇》

“焯焯”，炽盛也。“焯焯高高”，盛而急疾之貌也。“言语善疾”者，快嘴利舌，皆动而疾之阳象也。“举足善高”者，动作举止，好动而善动也。阳为高而阴为下，故阳人之动尚高也。“心肺”者，脏之阳也。重阳之人，独盛于阳，故心肺之气有余，而肝肾之气不足也。阳盛则气盛，气盛则气行，神旺而易动，故“神动而气先行”也。

夫阴阳之道，对待之道也。明于此道，则相人之法，自在其中也。阴阳之对，表于天地，故阳主动而阴主静，阳主行而阴主凝，阳主高而阴主卑，阳主张而阴主合，阳主疾而阴主徐，阳主盛而阴主衰，阳主气而阴主血，阳主神而阴主形，阳主上而阴主下，阳主明而阴主暗，阳主泽而阴主晦，阳主清而阴主浑……推而演之，可致无穷也。

人之情性，《内经》亦尝分之为阴阳，如

多阳者，多喜，多阴者，多怒。

《灵枢·行针篇》

神有余则笑不休，神不足则悲。

《素问·调经论篇》

喜为心志，故属阳；怒为肝志，故属阴。喜乐向阳而忧悲向阴，但参后文示年忌四时论篇第九中所载，自能了然于心也。

阳喜阴怒，阳舒阴郁，此易分也。其有所好杂合，时此时彼，中道而更者，何也？其亦阴阳之杂合也。《内经》曰：

数怒者易解，故曰：颇有阴，其阴阳之离合难，故其神不能先行也。

《灵枢·行针篇》

夫“颇有阴”者，其本阳人而杂合有阴，阴阳相错，故“其阴阳之离合难”，阴阳相混，故阳气不易自动，“故其神不能先行也”。其阳人而“颇有阴”，阴当用事，故易怒，阴不能擅长，阳出而制之，故好怒而易解也。

夫阳人气血清利，疾滑不收，故喜怒易发而不易留；阴人则气血浊涩，滞缓不发，神思不能自畅，故乃相激而怒，且怒而蕴中，滞留不散故难已矣。若其人数怒而易解，是以知其颇有阴，若夫数喜而

易解者，则其人是必颇有阳也。观此，人之情性，好愁忧，好喜乐，好狂怒，好闷结，乃至好嬉笑，是皆与是人之血气阴阳，隐相关碍也。

《内经》论以五脏五情之制胜好恶，推而广之，则可据其情发之夙性，变化之精承，从而测知其人七情阴阳之偏盛，五脏气血之偏虚也。合诸于示脏腑安危论篇第六而观之，则可见情知原，而论诸于相法也。

原夫阴阳之变，非可胜数。是故人之一身，形而百骸，神而心性，由此而彼，由简而繁，无不可以阴阳之道论之也。

人之可分阴阳，阴人阳人，重阳重阴，阴中阳，阳中阴，推而演之，亦不可胜数。然其要者一，阴阳二性而已。故曰：阴阳之道，应象无穷。万千之变，不离乎一，一之衍通，至于无极。是故《内经》有云：

阴阳者，数之可十，推之可百，数之可千，推之可万，万之大，不可胜数，然其要一也。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

明于此理，则知于一，可自推之而万，数知于万，仍不离于一也。是以明于“重阳之人”则重阴之人可知；退而阴人、阳人可知，进而阴中阳人，阳中阴人，亦自不难推知也。即此所谓：万千变化，

不离其纲，阴阳多寡，度而契心矣。

考《内经》之载，但列“重阳之人”而不及其他，盖示一之为道欤，而后示五人之说，抑示其变欤？

稽夫阴阳五人者，阴阳存变之法也。法本太极而两仪，两仪而四象；殆四象和合，两仪混融，则谓之和平，是为阴阳五人。其五人之法为：

有太阴之人，少阴之人，太阳之人，少阳之人，阴阳和平之人。凡五人者，其态不同，其筋骨气血各不同。

《灵枢·通天篇》

“太阴之人”者，阴人也；“太阳之人”者，阳人也；“少阳之人”者，阳中阴人也；“少阴之人”者，阴中阳人也。

太阴之人，多阴而无阳，其阴血浊，其卫气涩，阴阳不和，缓筋而厚皮。

太阴之人，其状黧黧然黑色，忿然下意，临临然长大，脘然未偻，此太阴之人也。

太阴之人，贪而不仁，下齐湛湛，好内而恶出，心和而不发，不务于时，动而后之，此太阴之人也。 《灵枢·通天

篇》

“太阴”，老阴也。阴主血，阳主气，阳主清，阴主浊，故“太阴之人”，“其阴血浊”也。阴盛者，阳必衰，阳衰则气弱而行难，故“其卫气涩”而不和矣。阴人偏盛于阴也，故其“阴阳不和”，气血不平也。阳尚神气，阴尚形质，阴人阴质盛，故其人“缓筋而厚皮”盖太阴复耑主皮毛肌肉也。

阳主明而阴主暗，阳主火而阴主水，阳主赤而阴主黑，故“太阴之人”，“黧黧然黑色”也。阳为主而阴为附，阳好离而阴好粘，故“念然下意”，似粘似抑也。阴尚质而盛形，故其身“临临然长大”，以象水土之敦厚也。

臃者，膝弯之高宛中也。“未倭”者，其步态未至行便似伏似倾，而身先前俯，故曰“臃然未倭”矣。阴尚内合而阳尚外张，故阴重之人，率多前俯，即俯首，俯胸，俯腰也。

情性之别，阴阳有自，阳主施善，阴主贪婪。是以太阴之人率多“贪而不仁”。阳尚尊而阴尚卑，故“下齐湛湛”者，言阴人每好佯卑居下，匿于众人之中，韬晦含光，深藏不露，自设城府，人多莫测也。内，纳也。阴人性好贪吝，故“好内而恶出”，好蓄钱财也。“心和而不发”者，心通于事而不表于言行也。阴人好用心计，好机关不露，此正与阳人相反也。“不务于时”者，不合于众，牢骚满腹，